



叢書介紹

「事物掌故叢談」是中國民俗和文學史專家楊蔭深先生代表作。全套書按「歲時令節」、「神仙鬼怪」、「衣冠服飾」、「飲料食品」、「居住交通」、「器用雜物」、「遊戲娛樂」、「穀蔬瓜果」、「花草竹木」分為九個大類。探究日常生活中五百多種事物的最初來源和歷史演變，囊括古今中外眾多的典故常識，基本涵蓋人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。

追本溯源是「事物掌故叢談」的最大特色，日常生活中那些人們熟知的事物起源於何時，又經過怎樣的變化成為現今的形態。作者引經據典、信手拈來，這種追溯是以考證典籍的記載為基礎撰寫而成的。自稱有「歷史癖」的楊蔭深先生遍覽群書，通過精心梳理、嚴謹考證，將各類事物與掌故一一對應，令人豁然開朗、耳目一新。全套書雜以趣聞傳說、軼事傳奇，內容豐富充實、妙趣橫生，是關於民俗文化、日常生活、市井百態的百科全書。

作者介紹

楊蔭深（1908—1989）：原名楊德恩，字澤夫，浙江鄞縣人（今寧波市鄞州區）。中國古典文學史家、民俗學家。上海市第二至第六屆政協委員。曾任中國俗文學會顧問、上海民間文藝家協會理事、顧問，上海辭書學會理事。歷任商務印書館、上海辭書出版社編審，《辭海》編委等職。主要著作有《先秦文學大綱》、《中國文學史大綱》、《中國學術家列傳》、《五代文學》、《隋唐五代文學編年長編》、《中國古代遊藝研究》、《古今小說來源考》、《中國民間文學概說》、《中國俗文學概論》等。

序

花草竹木種類之多，真是不勝枚舉。本書非植物全書，自然不能盡述；所述者，不過日常所見而已。然而各地風土不同，或在南方為常見而在北方則少有，或為北方所習聞而為南方所未知，這種惟有採取折中辦法，約略分述。又如關於果木之類，其花其木，亦有可採，只以本叢書另有《穀蔬瓜果》，在那裡已經敘述的，在這裡便不再重錄，故如梅杏桃李、石榴芙蓉等，其花皆為前人所稱賞，這裡皆未曾提及，閱者鑒之！

以言花草竹木的掌故，亦惟略述此諸植物的由來而已。本書明非植物學或園藝造林學之類，故於形態栽培，不能詳述，其性質一如本叢書的《穀蔬瓜果》。大抵《穀蔬瓜果》專載吾人日常所食的植物，本書則專重於觀賞及實用的植物，雖間有數種亦可供食，然其重要部分還在於觀賞及實用。藥草一項，雖亦為吾人日常所見植物，究係性質特殊，且學涉專門，故本書概未敘述，僅



目錄 CONTENTS 目次

一 牡丹芍藥 Peony 牡丹、芍藥	1	九 菖蒲蓍艾 Sweet flag and wormwood 菖蒲、ノコギリソウ、ヨモギ	71
二 蠟梅水仙 Winter sweet and narcissus 蠟梅、水仙	15	一〇 靈芝人參 Glossy ganoderma and ginseng 万年茸、人參	79
三 辛夷玉蘭 Magnolia コブシ、玉蘭	21	一一 蘆荻 Reeds 葦、荻	87
四 薔薇玫瑰 Roses 薔薇、バラ	26	一二 麻棉 Linen and cotton 麻、綿	92
五 海棠茉莉 Begonias and jasmines カヘトウ、茉莉	33	一三 竹類 Bamboos 竹類	102
六 鳳仙雞冠 Garden balsam and cockscombs 鳳仙花、雞冠	40	一四 松柏 Pine and cypress 松、柏	112
七 木犀芙蓉 Osmanthus and hibiscus 木犀、芙蓉	46	一五 樟楠 Camphor trees and machilus trees 楠、木	128
八 蘭蕙菊華 Orchids and chrysanthemums 蘭、菊	56	一六 椿樗 Chinese toon trees 椿、ニワウルシ	133

芝參一類，以向來認為仙物神品，略加談及。本書內容，大抵如此，掛一漏萬，自知不免，幸閱者教正，不勝感甚！

楊蔭深 一九四五年四月八日

花草竹木

一
牡丹芍藥

Peony

牡丹、芍藥

一七	槐 楓	Locust trees and maple trees エハシナ、楓	137
一八	桐 漆	Tung trees and lacquer trees 桐、漆	147
一九	楊 柳	Willow trees 楊柳	158
二〇	桑 柘	Mulberry trees 桑、柘	167
二一	椶 櫚	Palm trees シヤロ	174
二二	荊 棘	Thorny undergrowth イバラ	178

牡丹向稱為花王，然其花於古未聞，六朝時亦極少見，至唐宋始為人所推崇，如明王象晉《群芳譜》云：

牡丹一名「鹿韭」，一名「鼠姑」，一名「百兩金」，一名「木芍藥」，秦漢以前無考，自謝康樂始言永嘉水際竹間多牡丹，而《劉賓客嘉話錄》謂北齊楊子華有畫牡丹，則此花之從來舊矣。唐開元中，天下太平，牡丹始盛於長安。逮宋惟洛陽之花為天下冠，一時名人高士如邵康節、范堯夫、司馬君實、歐陽永叔諸公，尤加崇尚，往往見之詠歌。洛陽之俗，大都好花，閱《洛陽風土記》可考鏡也。



鳥語花香

然牡丹實為我國原產，大約古時未加注意，故不見於載籍。至鹿韭、鼠姑、百兩金之名，均見於《本草》，未詳其義。牡丹亦不過示其花為丹色而已，別無意義。至木芍藥據宋鄭樵《通志·昆蟲草木略》云：

古今言木芍藥是牡丹。崔豹《古今注》云：「芍藥有二種，有草芍藥，有木芍藥。木者花大而色深，俗呼為牡丹，非也。」安期生《服煉法》云：「芍藥有二種，有金芍藥，有木芍藥。金者色白多脂，木者色紫多脈。」此則驗其根也。然牡丹亦有木芍藥之名，其花可愛如芍藥，宿枝如木，故得木芍藥之名。芍藥著於三代之際，風雅之所流詠也。牡丹初無名，故依芍藥以為名，亦如木芙蓉之依芙蓉以為名也。牡丹晚出，唐始有聞，貴遊趨競，遂使芍藥為落譜衰宗。

是因其花如芍藥，且為木本，故得此名。但崔氏以為與原來的木芍藥不同；鄭氏卻疑古所謂木芍藥，確即牡丹，因為古時無牡丹名稱，至後始有其名。今植物學家亦說草本者為芍藥，木本者為牡丹，是兩花實在相似的。

至唐宋時貴遊推尚牡丹的情形，可閱當時人的載籍，以見其盛況的一斑。如唐李肇《國史補》云：

京城貴遊尚牡丹三十餘年矣。每春暮，車馬若狂，以不耽玩為恥。執金吾鋪官園外寺觀種以求利，一本有直數萬元者。

又如唐康駢《劇談錄》云：

為了一窠牡丹，竟至設計偷掘，亦可見當時人愛好之甚了。至如裴度至死猶欲一視，如唐李亢《獨異志》所云：

裴晉公度寢疾永樂里，暮春之月，忽過遊南園，令家僕僮舁至藥欄，語曰：「我不見此花而死，可悲也。」悵然而返。明早，報牡丹一叢先發，公視之，三日乃薨。

尤屬奇聞。至宋時邵伯溫《聞見前錄》云：

洛中風俗尚名數，雖公卿家不敢事形勢人，隨貧富自樂，於貨利不急也。歲正月，梅已花，二月桃李雜花盛，三月牡丹開。於花盛處作園圍，四方伎藝舉集。都人士女載酒爭出，擇園亭勝地上下池台間，引滿歌呼，不復問其主人。抵暮遊花市，以筠籠賣花。雖貧者亦載花飲酒相樂。

京國花卉之辰，尤以牡丹為上。至於佛宇道觀，遊覽者罕不經歷。慈恩浴堂院有花兩叢，每開及五六百朵，繁豔芬馥，近少倫比。有僧思振常話會昌中朝士數人尋芳，遍詣僧室。時東廊院有白花可愛，相與傾酒而坐，因云牡丹之盛，蓋亦奇矣。然世之所玩者，但淺紅深紫而已，竟未識紅之深者。院主老僧微笑曰：「安得無之，但諸賢未見爾。」於是從而詰之，經宿不去，云：「上人向來之言，當是曾有所睹，必希相引寓目，春遊之願足矣。」僧但云：「昔於他處一逢，蓋非輦轂所見。」及旦，求之不已，僧方露言曰：「眾君子好尚如此，貧道又安得藏之？今欲同看此花，但未知不泄於人否？」朝士作禮而誓云：「終身不復言之。」僧乃自開一房，其間施設幡像，有板壁遮以舊幕。幕下啟門而入，至一院，有小堂兩間，頗甚華潔，軒廊欄檻，皆是柏材。有殷紅牡丹一窠，娑婆幾及千朵。初旭才照，露華半晞，濃姿半開，炫耀心目。朝士驚賞留戀，及暮而去。僧曰：「予保惜栽培近二十年矣。無端出語，使人見之，從今以往，未知何如耳。」信宿，有權要子弟與親友數人，同來入寺，至有花僧院，從容良久，引僧至曲江閒步。將出門，令小僕寄安茶笈，裹以黃帕，於曲江岸藉草而坐。忽有弟子奔走而來云：「有數十人入院掘花，禁之不止。」僧俯首無言，唯自吁歎。坐中但相盼而笑。既而卻歸，至寺門，見以大畚盛花舁而去。取花者謂僧曰：「竊知貴院舊有名花，宅中咸欲一看，不敢預有相告，蓋恐難於見舍。適所寄籠子中，有金三十兩，蜀茶二斤，以為酬贈。」

簡直成為一種令節了。歐陽修《洛陽牡丹記》亦云：

洛陽之俗大抵好花，
春時城中無貴賤皆插花，
雖負擔者亦然。
花開時，士庶競為遨遊，
往往於古寺廢宅有池台處，
為市井張幄帟，笙歌之聲相聞。
最盛於月陂堤、張家園、
棠棣坊、長壽寺、東街與郭令宅，
至花落乃罷。

則又儼如花市了。此外宋人品定牡丹種類實繁，如朱弁《曲消舊聞》云：「歐公作《花品》，目所經見者才二十四種，後於錢思公屏上得牡丹凡九十餘種。至張珣撰譜三卷，凡一百一十九品。大觀政和以後，花之變態又有在珣所譜之外者。」此猶指宋時而言的，已達一百餘種。至明薛鳳翔作《亳州牡丹表》，則竟達二百六十九種之多，內又分神品、名品、靈品、逸品、能品、具品六類，可謂盡牡丹的品種了。至此類品種，歐陽修以為姚黃第一，魏花第二，他在《洛陽牡丹記》中云：

牡丹之名，或以氏、或以州、或以地、或以色，或旌其所異者而志之。姚黃、左花、魏花，以姓著。青州、丹州、延州紅，以州著。細葉，粗葉壽安、潛溪緋，以地著。一瓣紅、鶴翎紅、朱砂紅、玉板白、多葉紫、甘草黃以色著。獻來紅、添色紅、九蕊直珠、鹿胎花、倒暈檀心、蓮花萼、一百五、葉底紫，皆志其異者。姚黃者，千葉黃花，出於民姚氏家。此花之出，於今未十年。姚氏居白司馬坡，其地屬河陽，然花不傳河陽傳洛陽，洛陽亦不甚多，一歲不過數朵。魏花者，千葉肉紅花，出於魏相仁溥家。始樵者於壽安山中見之，所以賣魏氏。魏氏池館甚大，傳者云，此花初出時，人有欲閱者，人稅十數錢，乃得登舟渡池至花所。魏氏日收十數緡。其後破亡鬻其園，今普明寺後林池乃其地。寺僧耕之，以植桑麥。花傳民家甚多，人有數其葉者，云至七百葉。錢思公嘗曰：「人謂牡丹花王，今姚黃真可王，而魏花乃後也。」

然此種品評，要亦為歐公遊戲之作，未可定論，錄之以示當時人對牡丹的愛好而已。亦可知花王之說，實始於宋。又牡丹有「天香國色」之號，此稱乃始於唐，李正封詩有：「天香夜染衣，國色朝酣酒。」當時以為傳牡丹詩最得神者，見《全唐詩話》。宋周必大的天香堂，明周王的國色園，皆為植牡丹而起這樣名稱的。此外又有「富貴花」之稱，宋周敦頤《愛蓮說》所謂：「牡丹，花之富貴者也。」

與牡丹相似的有「芍藥」，此在上古已有之，《詩·溱洧》所謂：「伊其相謔，贈之以芍藥。」李時珍《本草綱目》以為：「芍藥猶倬約也。倬約美好貌，此草花容倬約，故以為名。」宋羅願《爾雅翼》則云：「制食之毒者宜莫良於芍藥，故獨得藥之名。」蓋古有芍藥之醬，合之於蘭桂五味，以助諸食。如漢枚乘《七發》「芍藥之醬」，司馬相如《子虛賦》「芍藥之和」，皆用作調食。今醫家亦以其根入藥用，有利小便下氣止痛散血之效。

芍藥在《本草》又有別名，云一名「白木」，一名「餘容」，一名「犁食」，一名「解倉」，一名「鉷生」。此殆用於藥中，故名稱如是其繁。此外又有「可離」之稱，蓋由《詩》「贈之以芍藥」一語而來。晉崔豹《古今注》云：「牛亨問曰，將離別相贈以芍藥者何？曰，芍藥一名可離，故將別以贈之；亦猶相招召贈之以文無，文無亦名當歸也。」

芍藥與牡丹不同的地方，誠如宋蘇頌《本草圖經》所云：

芍藥春生紅芽作叢，莖上三枝五葉，似牡丹而狹長，高一二尺。夏初開花，有紅白紫數種。結子似牡丹子而小。

芍藥至宋時頓減聲色，以有牡丹故也。據宋陸佃《埤雅》云：「芍藥華至有千葉，俗呼小牡丹。今群芳中牡丹為第一，芍藥第二，故世謂牡丹為花王，芍藥為花相，又或以為花王之副也。」然當時揚州芍藥，實聞名於天下，該地人士的愛好，亦無異於洛陽的牡丹。宋王觀曾作《芍藥譜》云：

今洛陽之牡丹，維揚之芍藥，受天地之氣以生，而小大淺深，一隨人力之工拙而移其天地所生之性，故奇容異色，間出於人間。花品相傳龍興寺山子、羅漢、觀音、彌陀之四院，冠於此州。其後民間稍稍厚賂，以丐其本，培壅治時，遂過於龍興之四院。今則朱氏之園最為冠絕，南北二圃，所種幾於五六萬株，意其自古種花之盛，未之有也。朱氏當其花之盛開，飾亭宇以待來遊者，逾月不絕，而朱氏未嘗厭也。揚之人與西洛不異，無貴賤皆喜戴花，故開明橋之間，方春之月，拂旦有花市焉。州宅舊有芍藥廳，在都廳之後，聚一州絕品於其中，不下龍興朱氏之盛。往歲州將召移，新守未至，監護不密，悉為人盜去，易以凡品，自是芍藥廳徒有其名爾。

至他譜中所列，凡舊收三十一品（按：即劉攽《芍藥譜》），新收八品，皆起以新名，如冠群芳、賽群芳、寶妝成、盡天工之類。然此種品評，誠如王氏所說：「花之名品，時或變易。」所以這裡也不一一引錄了。

此外芍藥又有「婪尾春」之稱，如宋陶穀《清異錄》云：

胡嵩詩曰：「瓶裡數枝婪尾春。」時人莫喻，桑維翰曰：「唐末文人謂芍藥為婪尾春，蓋婪尾酒乃最後之杯，芍藥殿春，故名。」

又宋劉攽《芍藥譜》云：「昔有獵於中條山，見白犬入地，掘得一草乃芍藥，故謂芍藥為白犬。」那未免有些妄誕。至如沈括《夢溪補筆談》所云：

二 蠟梅水仙

Winter sweet and narcissus

蠟梅、水仙

花草竹木

韓魏公慶曆中以資政殿學士帥淮南，一日後園中有芍藥一幹分四歧，歧各一花，上下紅，中間黃蕊間之。當時揚州芍藥未有此一品，今謂之「金纏腰」是也。公異之，開一會，招四客以賞之，以應四花之瑞。時王岐公為大理評寺通判，王荊公為大理評事僉判，皆召之。尚少一客，以州鈴轄諸司使官最長，遂取以充數。明日早衙，鈴轄者或申狀暴泄不至，尚少一客，命以過客內求一朝官足之。過客中無朝官，唯有陳秀公時為大理寺丞，遂命同會。至中筵，剪四花，四客各簪一枝，甚為盛集。後三十年間，四人皆為宰相。

這真是巧合，無怪名之為「金纏腰」了。

花草竹木

蠟梅本非梅屬，誠如宋范成大《梅譜》所云：「蠟梅本非梅類，以其與梅同時而香又相近，色酷似蜜脾，故名蠟梅。」或作臘梅，實非，明王世懋《花疏》所謂：「蠟梅是寒花絕品，人言臘時開，故以臘名，非也，為色正似黃蠟耳。」蓋蠟乃象其花色，非關臘時開的。

蠟梅於古未聞，所以宋周紫芝《竹坡詩話》云：「東南之有蠟梅，蓋自近時始，余為兒童時，猶未之見。元祐間，魯直諸公方有詩，前此未嘗有賦此詩者。」其實不僅東南，即北方亦復如此，如王直方《詩話》云：「蠟梅山谷初見之，戲作二絕，緣此盛於京師。」可知京師在此以前也未得盛的。但蠟梅耐寒，則北地栽培當較南方為早，而南方之有蠟梅，或由北地移植過來的。惟據明徐光啟《農政全書》云：「蠟梅多生南方，今北方亦有之。」則似為南方而移植於北方，不知確否？又明陳繼儒《岩棲幽事》云：「考蠟梅原名黃梅，故王安國熙寧間尚詠黃梅詩。至

元祐間，蘇黃命為蠟梅。山谷謂京洛間有一種香氣如梅類，女工撚蠟所成，故以名之。」則蠟梅之名，似為蘇軾黃庭堅輩所命，然云「女工撚蠟所成」，頗為可疑，豈此蠟乃偽造的？至蠟梅的種類，據范成大《梅譜》云有三種，他說：

蠟梅凡三種，以子種出不經接，花小香淡，其品最下，俗謂之「狗蠅梅」。經接花疏，雖盛開，花常半含，名「磬口梅」，言似僧磬之口也。最先開，色深黃如紫檀，花密香濃，名「檀香梅」，此品最佳。蠟梅香極清芳，殆過梅香，初不以形狀貴也。

與蠟梅同為宋人所清賞的，尚有「水仙」。王世懋《花疏》以為：「其物得水則不枯，故曰水仙，稱其名矣。前接蠟梅，後迎江梅，真歲寒友也。」按：唐段成式《酉陽雜俎》云：「柰祇出拂林國，根大如雞卵，葉長三四尺似蒜，中心抽條。莖端開花六出，紅白色，花心黃赤，不結子，冬生夏死，取花壓油，塗身去風氣。」李時珍《本草綱目》以為：「據此形狀，與水仙彷彿，豈外國名不同耶？」然此花唐時確已有之，如唐薛用弱《集異記》云：

薛稷河東人，幼時於窗櫺內窺見一女子，素服珠履，獨步中庭，歎曰：「良人遊學，艱於會面，對此風景，能無悵然。」於袖中出畫蘭卷子，對之微笑，復淚下吟詩，其音細亮。聞有人聲，遂隱於水仙花中。忽一男子，從叢蘭中出曰：「娘子久離，必應相念，阻於跬步，不啻萬里。」亦歌詩一篇，歌已仍入叢蘭中。稷苦心強記，驚訝久之，自此文藻異常，一時傳誦，謂二花為夫婦花。

此雖神話，但可以證明唐時已有水仙花了。惟見諸賦詠，則實始於宋。宋高似孫有《水仙花賦》，序稱：「水仙花非花也，幽楚窈眇，脫去埃滓，全如近湘君、湘夫人、離騷大夫與宋玉諸人。世無能道花之清明者，輒見乎辭。」後之詠水仙的，往往以水中的女仙相比擬，以示其高潔脫塵。此外水仙又有「金盞銀台」之稱，考宋楊萬里詠《千葉水仙花》序云：

世以水仙為「金盞銀台」，蓋單葉者其中有一酒盞，深黃而金色。而千葉水仙其中花片捲皺密蹙，一片之中，下輕黃而上淡白，如染一截者，與酒杯之狀殊不相似，安得以舊日俗名辱之？要之單葉者當命以舊名，而千葉者乃真水仙云。

又有「女史花」「姚女花」之稱，如《內觀日疏》云：

姚姥住長離橋，十一月夜半大寒，夢觀星墜於地，化為水仙花一叢，甚香美，摘食之，覺而產一女。長而令淑有文，因為名焉。觀星即女史，在天柱下，故迄今水仙花名「女史花」又名「姚女花」。

則未免是神話了。至今蠟梅與水仙，往往為新年案頭的清供，此風宋時亦有，惟似不限於新年。如宋樓鑰《詠蠟梅水仙》云：「二姝巧笑出蘭房，玉質檀姿各自芳。品格雅稱仙子態，精神疑著道家黃。宓妃漫說凌波步，漢殿徒翻半額妝。一味真香清且絕，明窗相對古冠裳。」至明則此風更盛，明張謙德《瓶花譜》所謂「冬間別無嘉卉，僅有水仙、蠟梅、梅花數種而已。此時極宜敞口古尊疊插貯，須投以硫黃少許，可不凍裂。一法用淡肉汁去浮油入瓶，則花悉開，而瓶略無損」云。

